春天里

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。春天是万物生长的季节，杨柳吐绿，鸟语花香。在这特别的春天里，经过艰苦的努力，我们的城市在复苏，生产生活秩序在加快恢复。在乡村，漫山的李花正在怒放；在田野，春耕的步子停不下来；在街边，一碗小面的浓香正在酝酿……在这特别的春天里，每一粒熬过冬天的种子都在发芽、生长。

我要你在今后的岁月里平安欢喜

——一封写给武汉的情书

亲爱的武汉：

你好！

我是一个来自重庆的姑娘。今天刚好是我来汉的第30天。30天，整一个月，不够长，也不算短。在这特别的日子里，我写此书信，向你表达心意。

我是一个爱旅行的人，到每一个目的地之前必会做好详尽的攻略。我去过许多的城市，还从未到过这里。也曾想过有一天，我会画着美美的妆，满怀期待地来拜访你。但未曾想，和你的相遇，竟是如此措手不及。

2020年2月13日，也就是一个月前的今天，我在凌晨接到来汉的通知，并在当天随医疗队坐着专机抵达。第一次来见你，行色匆匆，心事重重，还顶着一头自己瞎剪的、乱糟糟的头发，实在有些不好意思。

来汉之后，我一直都住在硚口区六角亭街道。上班的时候，我就沿着民意四路—民意上街—利济东街一路步行到达武汉市第一医院。7个小时后，原路返回，在即将到达崇仁第二小学的路口右转，进入驻地，呆在房间里直到下一次上班。

因此，我虽已来了30天，但你可能并没有注意到我。想必你也不会知道，从见到你的第一眼开始，我便对你有了好感。

那是在2月13日的下午，我随队到达天河机场，看到一些武汉人站在机场出口挥舞着国旗迎接我们。他们一边喊着欢迎，一边指引着将我们送上贴着“守护医者志愿队”标志的客车。从机场到驻地，一路上车极少，但夜晚的你仍被闪耀的万家灯火所点亮。

“谁说这是一座空城，明明这每盏灯的背后都有一个家庭在坚守。”我对自己说。

在汉的一日三餐，都是送到驻地来的定制盒饭。第一次领到丰盛早餐的我，模糊了眼。忙碌在我眼前的当地人呀，每一位都戴着“志愿者”的光环。毫无疑问，哪怕物资缺乏、人员疲惫，你依然倾尽所有，把最好的一切奉献给我们。

想到你默默忍耐、默默付出的这段艰难时光，我打开餐盒，一口馒头一口粥，眼泪流进了心里。在那一刻，我便动了心。

第二天，我走进了你的病房。穿着防护装备的我看着镜子，几乎认不出自己了。没有优雅的白大褂，而是一副打怪兽的模样，就这样出现在你的医院里，哎，实在抱歉啊。“依旧是美的，要加油哦！”我鼓励自己，并转身向污染区里的病房走去。

“医生，我们隔远一点。”这是我在你的病房里听到的第一句话。当时我心头一暖，向前一大步，握住那位病人的手：“别怕，我们穿成这个模样，就是为了能靠近你们呀。”

不管在哪里，病人对医生来说，从来都不是陌生的。我走进每一间病房，走到每一位患者的身边，倾听他们的诉求，也尽力解答着他们的疑问。

他们说感谢，我说治病救人是医生的天职，本就是应该的。“不是应该的，你们应该在家里，应该在重庆，你们来这不能算是应该。”一位大叔感慨道。

“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我们是共饮一江水的同胞嘛！”我心里盼着，工作服上“重庆”的字样，不让他们觉得有距离。

30天了，病人们陆续地出院了。86岁的婆婆也即将出院了。有一天中午12点，她扶着墙摇晃地走到医生办公室门口。

“王医生啊王医生，我要找王医生呀！”我站起来向她走过去，仔细分辨着她说的武汉话。“吃饭呀，吃饭！”我只听懂了她说的这个词。我转头问护士：“这个婆婆需要喂饭吗？”护士说，婆婆刚吃过饭。婆婆又指了指我，再次说“吃饭呀，吃饭”。

我懂了，她是问我吃没吃饭。不理会我的回答，她只顾着拉我到她的病房，要把平时医院发的牛奶和点心都塞给我。我心里一阵感动，想着如果不是病房里的东西无法带出，我一定会接受老人家的心意。

方舱医院休舱的消息传遍了病区，这是胜利的曙光。“他们都回家了，等我们回家，你们也回家，这件事情就算是过去了。”一个病人说。我鼻子一酸，想起了那些再也回不了家的人。

下班后卸下防护，当流水冲洗着满是勒痕的脸，我任眼泪悄悄地流了一小会儿。可还是被你看到了吧？那天回程的路上，有阳光一直照在我身上。

你是英雄的城市，你的人民是英雄的人民。这30天里，你的志愿者们在各个岗位上日复一日地坚持。有时刻守护我们顾不上回家的教委邱老师，有捐来物资又送来加油视频的崇仁二小师生，还有为我们提供一日三餐的“谢先生酒店”留守员工们。这些正经历着劫难却奉献着一切的人们，每一位都闪耀着人性的光芒，温暖了我这个异乡人，也温暖着最寒冷的时节。

我在冬末遇见你，现在已是春天。天气转暖，万物复苏。虽偶有阴雨，但晴朗的日子更是多见。早听说，春天是你最美的季节，黄鹤楼上白云悠悠，珞珈山下樱花盛开。我虽只能呆在酒店的房间里，但闭上眼睛，仿佛就能看到这一切。

我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女孩，但你却是一座辉煌的城。古往今来无数过客归人皆为你倾心，他们在此地颂扬着“高山流水遇知音”的传奇，感叹着“晴川历历汉阳树”的锦绣，震撼于“唯见长江天际流”的气魄。

原谅我没有更好的诗句送给你，但你一定知道，在这30天里，我和我的战友们奋战在此地，同你的人民肩并肩站在一起，誓要打赢这一场保卫你的战役。我无法用足够的篇幅，把这30天里所有的故事都讲给你，但我在你的土地上流下的每一滴汗水和泪水，都在证明我的心。

爱在于付出，本不该有所求。但我爱你，却盼能得你回应。在夏天到来之前，我将离开你，但我希望有朝一日归来时，有硚口六角亭的巷口热闹拥挤，有崇仁小学的教室欢歌笑语，还有店家在小路上拦住我，劝我先吃一碗热干面再继续前行。到那时，我会和当地人坐在一起，不经意地说起我曾来过这里，那是在2020年的春季。

武汉，我的江城。我爱你，有所求——我要你在自此之后的漫长岁月里，平安，欢喜。

重医附一院内分泌内科 王越

2020年3月13日于武汉

父亲播春

□苏其善

雨水节已过，乡村的二月末，已是春暖花开。

新冠肺炎疫情把勤劳一辈子的父亲，规规矩矩地困在屋里20多天。父亲相熟的燕子已回归，忙着在屋檐下衔泥筑巢。太阳一天暖过一天，父亲心里空落落的，越来越不踏实。麻雀儿在地坝边跳跃欢叫，把老父吵得更加心烦。

父亲一大早就站在阶沿边，不安地踱着步。“我不能再蜷在家里了，我要出去了。秧田该犁了，谷种该下田了。”春雨在喊，春风在催。父亲坐不住了。

屋子里飘出的炊烟，挠得我喉咙痒痒的。母亲在灶屋里，把柴火烧得劈啪作响，有饭菜的香味阵阵溢出。

父亲催母亲：“老婆子，麻利点，吃了早饭，我们去整秧田，该下谷种了。”

匆忙吃过早饭。父亲吩咐母亲把老牛的青饲料、泡好的谷种、秧田的底肥和竹块薄膜之类通通拿到田边后，就和我迫不及待地出门了。苍老的父亲，肩着犁铧，走在前头。我牵着老牛，跟着父亲。父亲腿脚已不大灵便，走路有些偏偏倒倒。

父亲古铜色的老脸，皱纹很密很深。我担心地问父亲：“您还行吗？要不，我们请个人来做？”

父亲说：“现在还行吧。只是，有时候，腿抽筋，脚杆打闪，有些出气不赢。等几年，也许，就不行了。那时，就靠你养活了哟。”

我早就劝父亲进城，享享清福，可父亲丢不下他的鸡鸭鹅，舍不得他亲如兄弟的土地。不到倒下的那一刻，父亲是不会歇息的。我鼻子瞬间一酸，有眼泪涌上眼眶。

昨夜一场淅淅沥沥的春雨，把青翠的山野染得更见葱郁。田边，有一条小溪，细细的溪水淙淙流淌。翠鸟儿唤醒了溪边的杨柳，戏水的白鹅麻鸭伸长着脖颈。初升的太阳，鲜红着脸盘，从东山探出头来，向着父亲傻傻地微笑。

父亲放下犁铧，从我手里牵过老牛，放下秧田，套上枷索。父亲左手攥着有斑竹条的牛绳，右手扶着犁铧，“嘘嘘嘘”地吆喝着牛，开始耕着秧田。从未干过农活的我，不会犁田，只有在后面跟着。父亲虽然老迈，在田里却是腿脚矫健。我在后面空手走着，反而几次差点滑倒。

老牛拉着犁铧，尾巴悠闲地甩着，显得轻松自然，与父亲配合完美。父亲和老牛显得轻车熟路，重复着从这头走到那头。在水中翻滚的犁铧偶尔露出水面，在太阳光下亮得晃眼。翻出的泥土，被犁铧抹得光滑如镜，在父亲的身后一行靠着一行，排得整整齐齐。

耕完田，父亲松开牛套，把犁铧取下放到田坎上，又从田坎上把木耙拖下，拴上纤索，套好牛背上的枷担。不需父亲指挥，老牛又拉动木耙平田。几个回合下来，秧田便拉得平平展展。犁完田，父亲长长嘘一口气，把老牛枷索放开，把木耙拖上田坎。

父亲把老牛牵到不远处的柏树上拴好，倒上母亲刚刚割下的青草。老牛老老实实地就地趴下，舒服地喘几口粗气，伸出舌头，卷起地上的青草，慢慢咀嚼。父亲蹲在老牛旁边，卷着叶子烟。叶子烟卷好后，插上竹烟筒，点上火，他便“吧嗒”起来。一股股浓浓的烟雾，从他的嘴里或鼻孔喷出。

父亲抽完烟，站起来，伸伸懒腰，下到田里，用锄头为秧田开箱。秧田被父亲开出十多个宽窄相同的小块，他再把母亲担来的底肥均匀地撒在箱面上。底肥撒完，我和父母亲，一人提一根扁担，把开出的箱面渐次抹平。

母亲把泡好并催芽后的谷种均匀地撒在平整的秧厢里，我和父亲一人手持竹片的一头，把竹片一片片呈弓形插在秧厢上，之后再覆盖上塑料薄膜，为刚发芽的谷种保暖。薄膜全部盖好后，育秧才全部完成。

此时，正当正午，红红的太阳高挂蓝天，把金色的光辉毫不吝啬地洒向父亲的秧田。秧田那雪白的薄膜便发出一道道反光，映在父亲饱经风霜的脸上。父亲喘着粗气，紧一紧沾满星星点点泥水的棉衣，久久盯着他心爱的秧田，终于露出了开心的笑容。

巫山李花开

□李能敦

惊蛰刚过几天，屋前的李子树都密密地开了花。其中三棵，是从老家代家湾带来，从建房那年就栽下，整七个年头，算上它在代家湾的年岁，估计是两年的苗，加起来就是九岁。

九岁的李子树一般都是大树了，我这三棵却都还显得年轻，像小小少年。

隔江对面，是巫峡镇平安村，也是新近三五年，所有的耕地全部栽植上了李子树。现在，繁花一片，像盖着春雪。

如果飞到天上去，一定能看到，不仅这长江巫峡百里宽谷两岸，翻过两岸的高山，到山那边，继续翻山，全巫山县，凡适宜的区域，从海拔200米到800米范围，几乎能栽植李子树的都栽植了，现在，也大片大片地盖着绒绒的洁白的春雪呢。

只不过因为海拔高差，低山带花开正盛，中、高山带李花含苞欲放，正等着接替低山带的花事隆重登场。二十五万亩李花呀！

这二十五万亩李子，顶着一个响当当的名头：巫山脆李。

荣登中华名果之列，并成功申报国家地理注册商标，巫山进而也获颁中国脆李之乡——这也就是新近三五年的事情。

巫山脆李，走出了一条小家碧玉到大家闺秀，最后成为绝代佳人的蜕变之路。

巫山脆李原产地本是巫山县曲尺、大溪、巫峡三乡镇。这里正处于巫峡宽谷，空气流动，日照充分，昼夜温差大，红砂土疏松透气。

严格地说，除开巫山脆李原产地以及由原产地繁殖发展到巫山其他地方的李子，其余的李子，无论多脆，都算不得巫山脆李；但在我眼里，巫山所有本地品种李子都脆，都可算是巫山脆李。代家湾的李子，当然也是巫山脆李。而且，我还固执地认为，代家湾的李子，是巫山最最好吃的李子，是我半辈子走南闯北吃过的最最好吃的李子。

也许，这本是没法比较没法解释的事情。如果真有一种解释，那只能说：对我个人而言，小时候留在记忆中的味道已经根深蒂固，李子已经以代家湾的形式形成了特定的味觉细胞，固化在我口腔里了。任何李子唤醒的记忆，都是代家湾的李子的味道。

多少次，我在梦中寻觅代家湾的李子。我在村子里转悠，从沟这边转到沟对面，从老屋场转到晒坝，继而又转到村外田坡里，把全村的李子树一棵一棵地都找尽。有时一棵树枝叶过密，我还要爬上树掀开枝叶瞅瞅。那是冬天，我希望能够找到一颗幸存的夏天的果子。

六月的李子，青吼吼地，一枝一枝挂在蓝天上，闪着碧玉的光，散发出成熟的甜香。我起先只在我们村里找，去祠堂上学的路上，我当然时刻不忘把两旁的李子树扫两眼。后来我就翻山越岭，去别个村里找了，像是做贼。虽然我要找的树都是人家早就下完了果子的树。我所希望的仅仅是人家下果子的时候稍微马虎一点，留了一枝或是几个果子在树梢。

那是一些疯狂而又浪漫的童年。从早到晚，我从这个村子转到那个村子，像个游山狗。我肚子里装的全是我发现的李子。李子的芳香从我发绿的嘴和肚脐眼往外窜。我永无餍足。

很奇怪，除了李子，代家湾几乎不种其他果树，有一面坡甚至就叫李子坡。

巫山脆李，名声既响，价格也高，一年比一年高。巫山人说笑话，也是实话：巫山人吃不起李子了。

李子熟时，一个多月，巫山县城大街小巷，摆满了新鲜李子，水果店门口打包待寄的李子一箱一箱堆成了山。一家家快递公司不惜到村，到水果码头，现场打包，收货，24小时不停地围着脆李转，急急地把几十万吨脆李发往全国各地。

那一个月，巫山脆李不分白天、黑夜，坐着飞机、火车、汽车满天满地在飞，在跑。在成都、北京、上海等地超市，巫山脆李的价格一般都在每斤二三十元以上。在巫山本地市场，脆李稍好一点都在每斤十元以上；一般也得四五元一斤。这是远远超过苞谷、红苕的价格了。

我又想起了儿时，代家湾的李子熟了，自家吃不完，妈妈会背一些到几十里外的青石码头去卖。李子大概不到一角钱一斤。一天背一趟，妈妈会卖得七八元钱。七八元钱她都会心满意足。今天李子的价格，远远超出以前作为主粮的红苕、苞谷，在天堂的妈妈，大概会惊讶得合不拢嘴的。

二十五万亩巫山脆李，真正绿了长江，真正富了农民。

阳光朗照，李花开得越发灿烂了。平湖湛碧无波，青山沉默无言。柔和的春日阳光中，李花虽则灿烂，却是别有一种清冷的调子，它的洁白里透着一层绿。这是平湖、青山晕染的吧。

去年此时，在曲尺江边，巫山首届李花节已然开幕，李花中，有俊男靓女人傍花，花照人，游人络绎不绝，热闹非凡。

今年，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，李花自开，村里的农家乐都寂寞着，但李花依然灿烂、耀眼。

巫峡下游，六百公里之外，正是这个庚子年疫情的中心，珞珈山的樱花也在寂寞开放，并渐近尾声。

武汉，在剧痛之后，正显见地一日日复苏。

春日一天比一天煦暖。巫山李花，就且寂寂地奋力开放吧。花尽果熟，美味的巫山脆李，一定要犒劳每一位英勇团结的人。

《春之曲》 水彩 许世虎

见“面”如归乡

□李晓

“一碗面，叫醒了一个城市”，这是一篇新闻的标题，说的是城市里的小面馆推出了“生包”外卖，订单业务大幅度上升。

见“面”如归乡，一个人的胃是有记忆的，它是人体里最诚实的器官。在这条新闻里，我也被一碗面唤醒了，它在这个春天让我的肚子里奔涌激荡，翻江倒海。但我没有叫一碗面的外卖，我要等待去街市店铺里，蹲下身子慢慢体验咂味，看那沸腾汤锅上，如金丝银挂的面条赴汤蹈火般下锅，尔后一碗面来到我手上的过程。

我家附近有一家叫做宋大娘的面馆，店主宋大娘结实身板，嗓门高亮。她4岁时没了妈，9岁时死了爸，17岁就跟人学厨艺，19岁在我们这个城市里开了一家面馆。39年的日子过去了，她的这家面馆，成为了小城的美食地标。宋大娘就靠这一家铺子，拉扯养育大了4个孩子。

平时，早晨我到宋大娘的面馆里吃上一碗面，然后汇入车水马龙的大街，开启一天的生活。我的生活是有模式的，很少创新，也常常抱怨它的机械刻板，平庸寡淡。但而今我对它殷殷呼唤，希望春天的早晨能一如既往地在一碗油辣子面里苏醒，希望能够吃得额头上微微冒汗，然后在街市婆娑伸展的绿叶中步行到单位上班。

前些天，我居然在超市门口碰见了宋大娘，我们都戴着口罩，但很快认出了对方，我首先打招呼。宋大娘晃动着粗壮腰身，对我说：“宅在家一个多月了，肉长了6斤多。”隔着口罩，宋大娘爽朗的笑声依旧。宋大娘说，今天是按照规定，3天一出门，上超市购买辣椒、花椒、五香调料的，随时准备着面馆开业。我告诉她，餐饮店开业可能还要等上一段时间。宋大娘乐呵呵地点头，“我听安排，等着。”宋大娘的春天，就是一碗面鸟声一样叫醒城市的早晨，打开了天幕下人间烟火的生活之门。

这些日子，我在家重温了迟子建的小说《白雪乌鸦》，透过文字，我看到了众生在灾难面前，那些生命的尊严与活着的执拗。那些普通逆行者的身影、负重前行的人、默默付出的人、老老实实待在家中的人，他们都是这个春天里的风景。

一场大灾过后，在时间力量的涓涓汇集之中，我们的心房如果能够变得更为阔大，迎来精神的朗朗晴空，这其实也是春天打开的一种方式。

复工复产，也是这个春天最迫切的词语。城市乡村，大地万物，都需要按照它们的生活轨迹快快转动起来，生长起来，和谐相存，织成我们生活万景的《清明上河图》。

春天，其实早已在窗外降临，早已在行动者的足迹中到来，它以扑面而来的气息，把我们重新带回辽阔的世界，带回热气腾腾的生活。